

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



中国当代 短篇小说选

(四)

罗强烈 编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
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

(四)

罗强烈 编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班果

封面设计:张戈

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(四)
罗强烈编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国家教委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装备用书

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8.625 千字:182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 册

ISBN 7-225-00952-6/I·155 定价:6.00 元(全套定价:30.00 元)

目 录

邓友梅	寻访“画儿韩”.....	(1)
铁 凝	哦,香雪.....	(17)
陈 冲	小厂来了个大学生	(31)
张 平	姐姐	(66)
邵振国	麦客	(83)
邓 刚	龙兵过.....	(118)
琦 君	母亲的毛衣.....	(154)
石 涛	河谷地.....	(161)
冯骥才	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.....	(192)
李功达	蓝围巾.....	(205)
严 力	纽约三记.....	(217)
张 林	太阳与鸟.....	(233)
乌热尔图	一个猎人的恳求.....	(236)
王安忆	雨,沙沙沙	(258)

邓友梅

寻访“画儿韩”

掐指一算，这一带足有三十年没来过。第一监狱门前那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的“自新之路”已铺了柏油，“梨园先贤祠”所在地“松柏庵”盖起了大楼，杨小楼的墓地附近办起了学校。往南走有“鸚鵡冢”和“香冢”。年轻时甘子千常在那附近写生，至今背得出墓碑上开头几句话：“茫茫愁，浩浩劫；短歌终，明月缺……”现在，他望着这历尽沧桑后的陶然亭湖水，当真有点“茫茫然”。上哪儿去找“画儿韩”呢？画儿韩是搞四化用得着的人，被挤出文物业几十年了。自己已蜡头不高，生前不把他找回来，死后闭不上眼。

甘子千跟画儿韩的过节儿，是从三十多年前一场恶作剧开个头。甘子千年轻时画工笔人物，有时也临摹一两张古画。有一次看到名画家张大师作的古画仿制品，他一时兴起，用自己存的一张宋纸，半块古墨，竟仿了一张张择端的画，题作《寒食图》。原是画来好玩的，被一位小报记者看见了。此人名叫那五，是八旗子弟中最不长进的那一类人。他把画拿

去找善作假画儿的冯裱褙仿古裱了出来，加上“乾隆御览”之类的印鉴，作了旧，又拿给甘子千看，并说：“这两下子，你赶上张大师了。至少也不在画儿韩之下！”

画儿韩是作书画买卖的跑合儿，善于识别品鉴，也善于造假。在古玩字画同业中颇有声誉，近来被“公茂当”聘去当了副经理。

甘子千看着自己的作品打扮得如此斑驳古气，很得意，微笑着说：“您别瞎捧，我哪有那么高？”

“要拿我的话当奉承，您那是骂我。”那五忿忿地说，“不信咱作作试验。”

“怎么试验？”

那五就说，把画儿拿到“公茂当”去当。画儿韩识破了，无非一场笑话。要把画儿韩都蒙过去了，说明甘子千火候已到家。那没说的，当价分我一半，另外专候我一顿“便宜坊”。说完，那五用个蓝包袱皮把那画儿包走了。

要说那五从一上手就想诈骗，委屈了他。上手儿他也是凑趣赌胜。等他真准备夹着画儿去当铺了，这才动起骗一笔钱财的心。既要唬人，就得装龙象龙，装狗象狗。听说当行的人先看衣裳后看货，那五现换了套行头：春绸长衫、琵琶襟坎肩、尖口黑缎鞋、白丝袜子。手中捏着根二寸多长虬角烟嘴。装上三炮台，点燃之后，举在那里。向柜台递上包袱去，说了声“当个满价儿！”^①就扭头转向墙角站着。一眼看去，活脱是位八旗世家子弟，偷了家中宝物来当（这些人从来是只肯当不肯卖。而当了又不赎。当初内务府替溥仪弄假

① 满价即当价最高限额，当时约一千元。

子也是这个办法，很发了几家当行的财东)。

到底是那五的扮相作派障眼？是开口要满价吓住了画儿韩？是画儿韩一时粗心看打了眼？已经无从查考。总之几经讨价还价，包袱送上取下，最后画儿韩学着山西口音唱了起来：“写！破画一张，虫吃鼠咬，走色霉变，当价大洋六百……”^①那时候兵船牌洋面两块四一袋，六百大洋是个数目。那五回来把经过一说，甘子千先是高兴得哈哈大笑，笑过去仔细一想，又害怕起来。此事一旦传开，自己的人品扫地，也得罪了画儿韩。他和画儿韩虽无深交，可也算朋友。他俩人都爱听京戏；京戏中专听老生；老生里最捧盛世元。盛世元长占三庆，他俩几乎天天在三庆碰头。两人又都爱高声喊好，喊出来的风格又各异，久而久之，连唱戏的都养成了条件反射，要是一场戏下来没听见有这两人喊好，下边的戏都梆不上劲！有一晚盛世元唱《失空斩》，画儿韩有事没到。孔明坐帐一段，使过腔后没有听见两声叫好，只听见一声。盛世元越唱越懈，后来竟连髯口都挂错了，招来了倒好。画儿韩听说此事，专门请客为盛世元洗羞，两人拜了把兄弟。

那五见甘子千脸色暗了下来，就劝他说：“你还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吗？画儿韩自己就靠造假画起家，这叫现世报。你要嫌名声不好，以后不干就是了。这一次，咱们不说谁知道？而且这一次也是为了试试你的手艺，并不就为了捞钱。不过钱送到手，也决没有扭脸不要的傻瓜，难道你还搭上利钱把这张擦屁股纸赎出来？”

“我没钱去赎它！”

^① 这是当铺习惯，好东西也说是破的。

“想赎也办不到，当票归我了！”

甘子千除去接受那五的观点，没二条路。他守约给了那五300元。但请他吃鸭子时，那五却没让甘子千破财。那五说：“这张当票我拿到东单骑河楼，往日本人开的小押店一押，还能蒙小日本三百二百的，鸭子钱我候了。”

甘子千说：“你可真有心计！”

那五说：“你不赞成吗？坑日本人的钱也是爱国！”

这之后不久，甘子千去店里卖画收款，就听到议论，说画儿韩玩了一辈子鹰，叫鹰鸽了眼。又过了几天，他就收到一张请帖。八月十六画儿韩作寿，请甘子千赴寡。

画儿韩租了恭王府靠后海的一个废园，在临水的“听荷轩”安排寿堂。房前一片瓦楞铁凉棚，正好铺开十来桌席面。甘子千以为碰上这件事，画儿韩面色要带点委顿，谁知几天没见，他竟更加精神爽朗了。酒过三巡，画儿韩借酒盖脸，作了个罗圈揖说：

“今天若单为兄弟的寿日，是不敢惊动各位的。谁大家来我要表白点心事，兄弟我跌了跟头了！”

众人忙问：“出了什么闪失？”

“我不说大伙也有耳闻，我收了幅假画。我落魄的时候自己也作过假，如今还跌在假字上。一还一报，本没什么可抱怨，可我想同人中终究本份人多。为了不让大家再吃我这个亏，我把画带来了，请大家过过目。记住我这个教训，以后别再跌这样的跟头。来呀，把画儿挂上！”

一声吆喝，两个学徒一人捧着画，一人拿着头上有铁爪儿的竹竿，把画儿挑起来，挂在铁梁下准备悬灯笼用的铜钩上。众人齐集画下，发出一片啧啧声，说：“造假能这样乱真，

也算开眼了。”画儿韩说：“大家别叫它吓住，还是先挑毛病，好从这里学点道眼。”他一眼扫在甘子千身上，笑道：“子千眼力是不凡的，你先挑挑破绽，让大家都开开窍！”

甘子千脸早已红了，幸亏有酒盖着，并没使人注意。他走到自己这幅画前，先看看左下角，找到一个淡淡的拇指指纹印，确认了是自己的作品。又认真把全画看了一遍，连自己都佩服起自己来了。当真画得好哇，老实讲，自己还真说不准破绽在哪儿；若知道在哪儿，当初他就补上了。他承认笔力终究还不如真品，就说：“还是腕子软、有些俗气；纸是宋纸，墨是宋墨，难怪连韩先生也蒙过去了！”画儿韩爽朗地笑了两声说：“我这回作大头，可不是因为他手段高，实在是自己太自信，太冒失。今天我要劝诸位的就是人万不可艺高胆大、忘了谨慎二字。这画看来维妙维肖，其实只要细心审视，破绽还是挺明显的。比如说，画名《寒食图》，画的自然是清明时节。张择端久住汴梁，中州的清明该是穿夹袄的气候了，可你看这个小孩，居然还戴捂耳风帽！张择端能出这个笑话吗！你再细看，这个小孩象是在哪儿见过。在哪儿？《瑞雪图》上！《瑞雪图》画的年关景象，自然要戴风帽。所以单看小孩，是张择端画的。单看背景，也是张择端画的。这两放在一块，可就不是张择端画的了！再看这个女人：清明上坟，年青寡妇自然是哭丈夫！夫字在中州韵里是闭口音，这女人却张着嘴！这个口形只能发出啊音来！宋朝女人能象三国的张飞似的哇呀哇的叫吗？大家都知道《审头刺汤》吧！连汤勤都知道张择端不会犯这种过失，可见这不是张择端所画

.....

大家听了一片惊叹。甘子千心中也暗自佩服，他向画儿

韩敬了一杯酒，向他讨教：“《审头刺汤》我也听了多少遍了。雷喜福的、马连良的、麒麟童的都听了，怎么不知道汤勤论画的典故？”画儿韩说：“明后天你上当铺来，我细讲给你听，今天不是时候，盛世元来给我祝寿，马上就开戏了。”

说罢，画儿韩往那画儿上泼了一杯酒，划了根火，当场把画点着。那画顿时忽忽响着，烧成一条火柱。画儿韩哈哈笑道：“把它烧了罢，省得留在世上害人！大家再干一杯，听戏去！”

画儿烧了，甘子千心定了，坐下来消消停停地听戏。盛世元是尽朋友义气来出堂会，格外的卖力气。画儿韩表示知音，大声喊好。甘子千忍不住也喊起好来。一出戏唱完，画儿韩到后台道辛苦，盛世元说：“总陪你一上一下喊好的这位，也有些天没上馆子去了。是哪一位爷，请来见见不行吗？”画儿韩自收了假画，心中腻味，有些天没去三庆，不知道甘子千也没去。盛世元一提，他心中咯噔一声。他知道造假画来坑他的人准在同业同行之内，所以今天才撒帖打网，可没往甘子千身上想。一听这话，赶紧上台台找甘子千，学徒说甘先生才刚被人找走了。

这时，甘子千正被那五拉着走出花园的侧门，甘子千略有不满意地说：“五爷，你怎上这儿显灵来了。”那五说：“有点急事跟你商论。我拿那张当票去押，日本人要照当^①，你说这个险冒不冒？若蒙过日本人挣他一笔，自然痛快；若叫他认出假来，日本鬼子可比不得画儿韩，免不了把咱送到红帽衙门，灌凉水……”

^① 照当，是取出当品看一看，要付一个月利息。

甘子千有点厌恶地说：“别得陇望蜀了！告诉你，画儿韩已经把咱那杰作火化升天了。”接着把刚才的情形详细说了一遍。那五听了先是一愣，接着就拍起大腿来。

“这回可是该着画儿韩败家了！难怪我找连阔如看相，他说我要交鼻运！”

甘子千说：“你又想造什么孽？弄了人家几百就行了，别赶尽杀绝，何况打头碰脸，跟我全是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生意场上无父子！见财不发是孱头。您甭管，等着吧，我请您正阳楼吃河螃蟹！”

那五走后，甘子千越想越不安。他觉着按人品说，画儿韩比那五高得多。别说这事与自己有关，就是无关也不忍看着叫那五再坑他。他决定明天一早去当铺访画儿韩，找机会和画儿韩说破，别让那五把事闹大。

这天甘子千来到了“公茂当”。画儿韩听说他来了，远接高迎，一直把他让到帐房后边自己的屋里。学徒敬上茶后，画儿韩端起水烟袋，呼噜呼噜吸了一袋，这才提起话头：“前几天我去三庆，怎么总没见你？”甘子千还没说话，帐房先生小碎步跑进来，满脸的慌张，语不成声地说：“经理，前边出事了。”

画儿韩不紧不慢地问：“什么事，大惊小怪的？”

“有人赎当来了。”

“当铺么，没人赎当？”

“不是赎别的，是赎……”帐房先生看了甘子千一眼，凑近画儿韩跟前，放低了声音。画儿韩大声说：“有话尽管讲，甘先生不是外人。”帐房先生这才恢复大声说：“有人赎画来了。”

“哪幅画？”

“就是昨天烧的那幅《寒食图》！”

甘子千觉得有人在自己头顶上撞了声钟，浑身震得麻酥酥的。万没想到那五穷急生疯，想出这一招来。

画儿韩说：“你告诉他，那幅画是假的，他骗走几百大洋就够了。还不知足，跟他上官面去说理。”

“经理，您圣明，买卖人能这么回人家话吗？人家拿着当票儿，那怕当的是张草纸，要赎也得给人家！拿不出这张草纸来得照当价加倍赔偿，就这样人家还许不认可。怎么咱倒说上官面儿说话去？”

几句话问得画儿韩无言可对。这时外边吵嚷的声音大了。只听那五爷细细的嗓子象唱青衣的叫板似的喊：“怎么着，想赖我的传家之宝啊？还说我的画儿是假的？好，就是假的，我这假的是陈老莲仿的，比真的还贵，没东西就赔银子吧！”

画儿韩站起来说：“不象话，我去看看，子千，我请假了。”

甘子千听到那五爷喊，先是生气，继而尴尬。那五这一着，将得他手足无措。他顾不上规矩礼节，硬跟着画儿韩到了前柜。

当铺的柜台，照例高出顾客头顶一尺多。迎面墙上挂着黑红棍（这是清朝官商的遗俗，表示一半是买卖一半是衙门）。这时连帐房带伙计四五人都围在画儿韩身后朝柜台下看。只听见那五细声细气地说：“有画儿拿画儿，没画儿呢，咱们找个地方说说……”

甘子千走到画儿韩身后，越过柜台往下一望，只见那五身后还站着一个小矮黑胖子，灰布裤褂，袖口盖住手，十三太保的纽襻全敞着，露出黑边的白洋布汗褂儿、红兜肚。一眼

就认出了是外五区侦缉队的黑梁。看这阵势，那五已打定主意要勒画儿韩的大脖子了。甘子千向那五使个眼色，知其不可为而为地说道：“我当是谁呢。五爷呀！嗨，都是自己人，您何苦……”

“甘爷，我们谈公事，您可别瞎掺和。我把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挑山当了。今儿来赎，他们一会儿说我那画是假的，一会儿叫我展期，您说这能不叫我急吗？”

甘子千正想找句合适的话劝那五罢手，画儿韩往前一挤，把头伸出柜台，冲下说道：“你急呀，我比您还急呢！我算计着一开门你就该来的，怎么到这钟点才来呀，不是要赎当吗？钱呢？”

“敢情你怕我没钱？”那五从底下扔上一个白手帕包的小包来，里边满是五颜六色的联银券。画儿韩叫伙计过数，伙计数了，连同利息正好八百多元。画儿韩把利息数出来放在一旁，把六百元入了柜，伸手从柜台下掏出个蓝布包袱，往下一递：

“不是赎画吗？拿走！”

不要说甘子千，连当铺的同人眼睛都直了，一时间鸦雀无声。那五先是呆在那里把嘴张开合不上，随后伸手去接包袱，两手哆哆嗦嗦怎么也接不住。侦缉队的帮他把包袱接过来塞在他怀里说：“你看看，是原件不是？”

那五打开包袱一看，汗珠儿叭叭地落在地下。朝柜台上的甘子千咧了咧嘴，既不象笑又不象哭。明是自问，实际是说给甘子千听：“画儿昨天不是烧了吗？”

画儿韩接茬说：“昨天不烧你今天能来赎吗？”

那五自语说：“这么说世上有两幅《寒食图》？”

画儿韩说：“你想要，今晚上我破工夫再给你作一幅！”

甘子千不敢相信眼前的奇迹。对那五说：“什么画儿说得这么热闹？叫我也开开眼。”

那五把画递了上来，甘子千不看则已，一看脸臊得象才从澡堂子出来！他首先把视线投在左下角，无意之中留下的那个拇指印，很轻很淡，端端印在那里，跟昨天烧的那画一模一样。他怀疑如把两幅画同时摆在一起，他是否能认出哪一幅出自自己之手。听说能手能把一张画儿揭成两幅，画儿韩莫非有此绝技？

下边侦缉队黑梁不耐烦了，问那五：

“看样儿没我的事了吧？您拿钱吧，我该走了。”

那五掏钱打发了黑梁，缓过了神来，玩世不恭地一笑，向上拱拱手说：“韩爷，我开眼了。二百多块利息换了点见识，不算白花！”

“利息拿回去！”画儿韩把放在一旁的利息往下一送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画儿是你拿来的，如今你又拿了回去，来回跑挺费鞋的，这几个钱你拿去买双鞋穿，告诉你那位坐帐的！”说到这里，画儿韩扫了一眼目瞪口呆、满脸窘相的甘子千：“就这点本事也上我这儿来找苍蝇吃吗？骗得过画主本人，这才叫作假呢，叫他再学两年吧！”

甘子千无地自容，低着头走出“公茂当”，从此处处躲着画儿韩，再没和他照过面。画儿韩尽管由此名声大噪，可是财东不敢再拿钱冒险，来年正月就把这位副经理辞退了。画儿韩跑了两年合儿，北平临解放时百业萧条，他败落到打小鼓换洋取灯儿的份上了。甘子千造假画的名声传了出去，尽管名誉落了点黯，可换来了书画店饭碗，当了专门补画的工

匠。因为揭裱字画，难免破损，得有人会造假修破。

北平解放后，甘子千凭他出身清白贫苦，政治学习积极，思想进步，靠近组织，公私合营时已当上了书画业领导小组成员，同业工会的副主席。

公私合营后，文物书画业要整顿班子，有人提出来调画儿韩。政府人员不知道这人是谁，向甘子千了解，甘子千支吾说：“我跟他也不熟，等我去了解一下。”回到家来，他就犯了思忖。当初自己本没有坑骗他之意，却弄得无法解释，事已过去多年，他不来呢，谁也不会再想起谈起，于他于己都无妨碍。他如果来了，这人可也是长着嘴的。他要是把这件事说出来，说成我甘子千有意所为，我不得脱层皮吗？自己还正在争取入党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吧！但也不能对组织说假话，见到政府代表时，他就说：“画儿韩的事了解了。这人做假画出身，当过当铺的副经理，解放前有一阵生活挺富裕，他作寿名演员盛世元都来唱堂会……”政府代表听了又问他：“有人说他挺有本事，你看咱们用他好不用他好？”甘子千说：“还是领导上决定，我水平低，看问题没把握。”画儿韩终于没被调用。

按文物行某种惯例，从这行被清理出去的人，改行干什么都可以，但绝不许再染指文物生意。自己买卖，替人鉴别都属违例。画儿韩自此就从同行中消失了。

多少年来，甘子千从没为画儿韩的事感到理亏心虚。慢慢地，连画儿韩这人大都不大想到了。

十年动乱中，甘子千受了不少委屈。他以为最委屈、最不合理的是为了“改造他”偏不让他干自己稔熟的行业，而是叫他去学修脚！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恢复名誉也好，退还

存款也好，都没有比让他回到文物商店，干他爱干又能干的工作使他感动。他拿出全部精力来工作。可是岁月不饶人，当他当选为人民代表时，大夫会诊的诊断书也送到了他手里。他被宣布得了必须休养、没有希望治好的那种病！

尽管他对人说：“我快七十了，马上去八宝山也不算少亡！三中全会以来的这段晚福也享到了！”可心里实在有点懊丧。他想到，自己这一生从人民那里取得的很多，报答人民的太少。他无声地给自己算账，算算这一辈子对人民对国家作过哪些亏心事。算来算去，算到了画儿韩头上。

文物业的老手死的死，病的病。十年浩劫没出人才，人手荒成了要害症。如今国际市场文物涨价，无论识别古画还是作仿制品，画儿韩都身怀绝技，怎么能不让他发挥才干呢？当初只要自己一句话，说：“这个人有用”，画儿韩就留下了。可是自己没说，就为这个把他挤出去几十年。

共产党几十年的教育，老年人的忏悔心情，对个人得失的淡漠，一同起作用，他找到党委汇报，检查了错误。党委书记表扬了他的忠诚，责成他把画儿韩请回文物界来。

这一动手找，才发现北京城之大，人口之多，分离的时间之长！先听说画儿韩在天桥“犁铧头”茶馆烧过锅炉，到那儿一看，茶馆早黄了。又听说画儿韩和另一个老光棍合租一间房子，在金鱼池附近养金鱼，去那儿一问，房子全拆了。找了半个月，走了八处地方，唯一的收获就是听说画儿韩确实健在，有时还到陶然亭附近去练子午功。甘子千平日想起整过自己的那些人，心里总是忿忿不平。这时才悟到，原来自己也是整过人的，其后果并不比人家整自己轻微，手段也不比别人高尚。

他决心要把自己欠的债还上。不顾大夫警告，一清早就拄着棍来到了陶然亭。这时天还没大亮，雾蒙蒙的湖园里有跑步的，喊嗓的，遛弯的，钓鱼的。三三两两，影影绰绰，在他前后左右往来出没，向谁打听好呢？

正在犯愁，迎面走来一位留着五绺长髯，身穿中式裤褂，也拄着根手杖的人。这人目不斜视，一边走路一边低声哼着京戏，走近了，听出唱的是《空城计》：“众老军因何故纷纷呐议论……”

这唱腔使甘子千停住了脚。“纷纷议论”四个字吐字行腔不同一般。“纷纷”二字回肠九转，跌宕有致；“议论”二字坦坦荡荡，一泻千里。甘子千似乎出于条件反射，连考虑都没考虑，张嘴就喊了一声“好！”

老头儿也停住脚步，半扬着脸，象是捕捉这一声叫好的余音。他望着还没亮透的湖边树林说：“这份叫好声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听见了，不是听错了吧？”

甘子千应道：“这‘纷纷议论’四个字的甩腔，我也有三十多年没听见了。您敢情就是盛老先生？”

“哎哟，这话怎么说的！”老头几步抢了过来，并不握手，而是抓住甘子千的手腕子上下摇晃：“您就是，您就是那位跟画儿韩一块常听我的戏的……”

“我叫甘子千。”

“听说过，那年在恭王府园子出堂会，我让画儿韩请您来会一会，可惜您走了。从那一别就是三十多年。您一向可好？在哪儿工作呢？”

甘子千说在文物商店当顾问。盛世元说：“我也是顾问！唉，什么顾问？就是政府对咱们这些人器重，哪怕还有一点